

杨秀英◎著

和坤的女儿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杨秀英

作品集
YANG SHOUYING

杨秀英
作品选

初 坤^的 女儿

杨秀英◎著



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珅的女儿/杨秀英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杨秀英作品选)

ISBN 978 - 7 - 204 - 09808 - 8

I. 和…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50 号

杨秀英作品选

作 者:杨秀英

责任编辑:徐 建

封面设计:点滴空间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制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94

字 数:1300 千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书 号:ISBN 978 - 7 - 204 - 09808 - 8/I · 2104

定 价:150.00 元(全 5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内容简介

和坤之女和容,生性颖悟,美貌秀丽,九岁入宫伴读(陪公主读书)乾隆皇帝称赞她为女才子。十四岁出宫,接管和坤官邸内账房,方才察觉爹爹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私征税款,鲸吞赈灾钱粮。

特别让和容心惊肉跳的,是她相继发现爹爹私留贡品,私藏禁物,偷改圣旨,偷娶宫女,一旦暴露,罪犯天条。同时发现太子颢琰(嘉庆皇帝)正暗地搜集和坤罪证。

和容再恨爹爹贪婪无耻,也不得不违心地协助爹爹,跟太子对抗,成了没犯法的罪犯。

乾隆驾崩,太子登基,和珅入狱,全家被抄,和容虽侥幸潜逃,却遭到官府、盗匪、和珅仇家等一大批人的追堵截杀,为了眼红她的私自窖藏,和容的嫡亲哥哥驸马千岁丰绅殷德,都雇请黑道杀手追捕和容。

难得的是和容在潜逃途中,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化名赈灾,救活的灾民无数。

和容此举,自然获得不少正派人士的同情和帮助,也赢得跟和珅有杀父血仇的青年高鹏飞的谅解和好感,为保和容安全,高鹏飞在掩护和容逃亡的路上,这一对原本是仇人的青年男女,不得不吃饭同桌,睡觉同床,日久天长,会萌生什么样的结果……

昨天的故事

笔者因工作关系与女作家杨秀英有较深的接触,因受其父之约撰写此文,算作前言。我想这就是我写给自己也是写给读者的一份我眼中最真实的作者速写,遗憾的是我的文字怕不能真实地表达我的内心世界。

由于她青少年时期成长于青岛,那里拥有湛蓝的天空、深邃的大海以及淳朴的民风,培育出她为人朴实无华、诚恳待人、处理问题实事求是、追求生活尽善尽美的风格。她对历史知识与书画艺术造诣相当深厚,这与其自幼受到父辈的文学艺术熏陶息息相关,亦基于其生活的历练与秉性。

每个人都有其多重性格,女作家杨秀英亦如此。她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写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字。

也许有一天,你会在无意中碰到她,和她聊上几句,你会发现,她是一个很傻的人,傻得说话不会拐弯儿,傻得做事儿只会一根筋儿。

一朵花的绽放,也会让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片叶子的飘落,就能让她黯然神伤。幸好有文字,让她表达、让她无所顾忌地倾诉,于是让自己每天享受这一份忙碌,但同时也不要忘记生活中美好的点点滴滴……

杨秀英作品集,共收长篇小说五部,按出版顺序如下:

- 1.《花满枝》
- 2.《和珅的女儿》
- 3.《大唐第一帅——薛仁贵》
- 4.《断肠花》
- 5.《血祭》

五部小说虽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无一不跌宕起伏、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花满枝》是其处女作,故事叙述大明永乐八年,兴建北京故宫时,皇帝朱棣意外察觉国库皇帑大量流失,当晚就微服找到已故护国军师刘伯温的次子刘璟,钦命刘璟为钦差负责彻查,却遭到一王(二皇子汉王千岁)三侯(三位战功赫赫、受皇上恩宠的侯爵)的联手追杀。促使他的红粉知己、江湖女侠花满枝不得不挺身而出,形成一位女中豪杰对抗一王三侯的局势,最终查出对方盗走皇帑的目的是为了二皇子阴谋取代

皇太子而搞出的宫廷政变……

作者潜心研究史料,笔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叙述了历史上的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侠女故事。

至于《和珅的女儿》一书,同样是别开生面,把和珅的女儿和容写成为“鸡窝”里飞出一只金凤凰,故事一波三折。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思维方式,更加细腻地把一位历史上活生生的相府千金全方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手难释卷。

笔者想说的是《大唐第一帅——薛仁贵》是作者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印证薛仁贵之说“将相本无种”及“白屋出公卿”,叙述了大唐第一帅如何因习武而家贫如洗,以至受迫害而奋发图强,最终以“百日双救驾”、“三箭定天山”、“病挑安殿宝”等盖世奇功流芳千古,因而被封为“平辽王爵”。

书中有关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的英勇无畏、惜才如子、胸怀大志的描述细致、感人肺腑。从中令读者深深的感悟到毛泽东主席曾亲笔批注过的“自古能军者,惟李世民及朱元璋耳!”之中“能军者李世民”的英明和武勇。

作者以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伪为宗旨,揭开厚厚的风尘中那些干涩枯燥的历史资料,让读者以深层的心灵感去品味着那历史长河中生动活跃、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作品集中的《断肠花》更是一部惊心动魄、催人泪下,既凄美又哀怨的悲情著作。笔者无需絮叨,仅从《断肠花》书名,就可窥见一斑。作品中荒凉的气氛基于作者叙述的调子,叙述的语调之所以苍凉,是因为时间的阴影,那种犀利而黯然的光芒,足以击败一切的抗争与反叛。

最后的《血祭》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抗日小说。叙述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爱国志士,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组成一支抗日除奸团,利用各种手段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抗争。故事曲折、情节惊险,称得上“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

历史中的迷雾太多了,有些简直就像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那令人反思的天空也太广阔了。于是,至今萦绕在脑海中的一个问号:历史究竟是什么?不管历史是什么,每个读者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和定义。

这部杨秀英作品集,是把她到目前为止所写的小说中选出几部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其独特风格的作品能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启示与教益。

郑 光

2008 年金秋于北京

和珅的女儿

清明时节

细雨如烟

一顶绿呢子二人抬小轿，悄然从内閣大学士和珅官邸的后角门闪出。

抬前杠的轿夫，是个精悍凶狠的黑瘦子，边走边嘟哝：“少主净给小的们出难题，就算是给乳娘去上坟，也不必阴天下雨赶着去，这要让老爷知道了，少主没什么，我跟胖子就苦了，挨顿臭骂，都是轻的。”

抬后杠的轿夫，是位笑口常开的白胖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油汗：“我说瘦猴，你小子就是爱嘟哝，三斤鸭子二斤嘴，少主阴天下雨去上坟，那是因为今天是清明节，只要咱们踩紧点（走快点）来回最多俩时辰，准能在老爷散朝以前赶回来。

外号瘦猴的轿夫不敢再嘟哝，加快脚步，一口气抬到位于城南的慈悲庵。

慈悲庵旧称慈悲院，初建于元代、明、清两朝，多次修葺。庵为四合院建筑，东、西、南、北等殿各三间，南殿为前殿，内存大辽寿昌五年（一〇九九年）《慈智大德师佛顶尊圣大悲阴陀罗尼幢》就是“慈悲”二字的由来。

在前面抬杠的黑瘦轿夫，弯腰放下轿杆，回身掀起轿帘：“少主请下轿！”

从轿内走出来的，竟是一位年纪只有

十五、六岁，一身白衣如雪，清丽俊美而又端庄文静的少女。

与此同时，慈悲庵的两扇山门打开了，率领众多女尼前来迎接白衣少女的，赫然是法号了尘的慈悲庵庵主本人。

要知道明、清时期的慈悲庵，号称京师第一庵，其身份地位之高、可想而知。再加上法号了尘的慈悲庵主本人，佛学渊博，自律极严、常年闭关清修，从不会见香客，包括那些捐助香火、出资修建庙宇的富贵施主。

眼下，了尘庵主亲手打开山门，亲自降阶出迎，说明白衣少女大有来头。

白衣少女故意紧绷面孔，单手打着问讯：“信女惊动和打扰庵主的清修了！”

了尘庵主口宣佛号了：“阿弥陀佛，春寒雾重，小施主冒雨到此，快请到庵中奉茶，也好祛除一些寒气。”

白衣少女双手乱摇：“庵主的茶贵，信女喝不起，上个月吃了庵主一杯茶，代价是捐助白银十万两，过后想想真心疼。”

听了白衣少女这番话，从来不苟言笑和喜怒不形于色的了尘庵主也笑逐颜开，双手合什：“阿弥陀佛，白银十万两，是小施主捐助修葺南、北两座大殿的，佛祖会保佑小施主吉祥如意，合家平安。”

白衣少女笑着抛文：“前言戏之耳，庵主莫怪，茶就免了吧，请替我收拾一些香、烛、纸钱和供品，最好能陪信女去上坟。”

大方人从来不做小气事，在白衣少女

的示意下黑瘦轿夫取出四千两通兑银票，交给随侍了尘庵主身后的知客尼僧（专门负责接待香客）明慧法师，请她代办一切物品。

在了尘庵主的陪同下，那位白衣少女，弃轿步行，向慈悲庵后走去。

距离慈悲庵不远，有片茂密的松树林，在林间空隙地上，新筑了一座土坟。

坟前刚立一块碑，上面刻着：

已故甘妈妈：讳露芝之墓。

下面落款刻有：

女儿和容敬立

白衣少女是和容：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的宝贝女儿，和珅把她看成掌上明珠，乃和氏府邸的金凤凰，难怪胖瘦两轿夫尊称她为“少主”。

和容系嫡出（大老婆所生）跟当朝驸马丰绅殷德（和珅之子）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其身份之高贵、特殊、为朝野人氏皆知，加上她天资颖悟、博学多才、俊美秀丽、待人宽厚、深受和珅官邸所有人的称赞。

从来有钱好办事，何况出手白银四千两，身为知客尼僧的明慧，亲自带领八九个年轻女尼，分别捧着香、烛、纸钱、供品等物，及时赶到了土坟之前。

除去负责保卫和容安全的胖瘦两轿夫，连跟和容交往多年的了尘庵主，都没料到和容这位内阁中堂、军机大臣之轿女，九岁就被乾隆皇帝宣召入宫，陪伴仁孝公主读书五年的当代才女，会亲手点燃香、烛、亲手摆放供品、亲手焚化纸钱，来祭奠一位喂过她奶的乳娘。

令所有在场人内心震撼和目光凝聚的，是和容随着那堆纸钱的焚化，不顾地上有泥水，扑地跪倒在坟前，哽咽哭叫：“乳

娘，女儿看你来了”

后面那个“了”字留在空气中回荡，左侧不远处，蓦地有人夸出了“难得”二字。

此刻，细雨渐止，空林寂静，“难得”二字，入耳清晰，在场人全听见了。

专门负责保护和容的胖瘦两轿夫，闻警而动，瘦轿夫护住和容，胖轿夫奔向发声处。

怪事发生在慈悲庵，庵主了尘自然担着天大的干系，忙把和容请入庵内。

一刻

二刻

三刻

整整一个时辰流逝了，等来的不是那个抬后杠的胖轿夫，而是和容和老爹和珅。

一代巨贪和珅，却生有一副好像貌，有人说他很像北宋徽宗皇帝的宠臣蔡京。

历史记载和珅确实生有一副明显儒雅、暗隐酷厉的长相，加上他面如青玉，鼻直口方，长眉入鬓，二目有神，只可惜这么好的外表形像，硬是被他的无耻行为给玷污了。

跟随和珅前来接护和容的，有年近百百，形容阴狠的胜万银，有木无表情，形如僵尸的阵茂生，有年过四十，长相凶恶的刁成化，有三十上下，奸滑狡诈的卢承钧，除去留在官邸值日的浪女淫娃叶丽香，加上胖瘦两轿夫，正好组成和珅七个贴身侍卫群，也叫七大杀手群。

唯一没有被列入这组杀手群的，是一位虎势生生的年轻人，各叫阉石新。

阉石新和七大杀手们不同，他之所以投靠和珅，只是为了报恩，和珅早年救过他母亲的性命，阉石新为人正直、洁身自好、对上不巴结、对下不排挤，他在和府人缘极好，和府上下光知道他力大如牛，谁也不清楚阉石新的武艺高低。

刚入和珅府邸时,有人想跟阚石新比武艺,皆被他陪着笑脸拒绝了。

时间一长,和府上下全都称赞阚石新,称赞他对和珅忠心耿耿,对伙伴任劳任怨。

正是因为如此,阚石新进入和珅府邸不久,就成为和珅的心腹,经常随侍和珅左右。

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和容一大早就私自出府来给乳娘上坟,轮值的女护卫叶丽香都没觉察,反倒被感冒伤风,卧病在床的阚石新发现了,不顾头昏目眩赶到军机处,又陪着和珅出城赶到了慈悲庵。

和珅如此兴师动众来接女儿,在外人眼中看来是他溺爱儿女,小题大做。只有阚石新清楚为什么,因为阚石新知道真正掌管和府财产的人是和容,而不是最受和珅宠爱的十四姨太陶小红、和珅真怕他的宝贝女儿遭绑架。

和珅把庵主了尘敬给他的一杯热茶喝完了,仍没等到抬后杠的胖轿夫回来。

看出和珅不想再等,阚石新自报奋勇抬后杠,代替名叫朱彪的胖轿夫。

和珅临走丢下一句话,叫了尘庵主告诉胖轿夫朱彪,回来后迅速赶到庆颐堂。

和珅口中所说的“庆颐堂”是他官邸西路院落最北端的正房,面阔七间,前有廊庑,后有抱厦五间,平面呈凸字形,正中厅内东、西、北三面皆为两层暗楼,楼内的碧纱橱、槛窗、栏杆等楠木装饰,雕刻精美细致,其外檐柱的鼓形柱础,与承德普贤寺大乘阁的形制相同。

后来和珅犯罪抄家,罪状中所列的第十三条罪款就有“所盖楠木房屋、奢侈逾制、隔断式样、皆仿宁寿宫制度”指的就是这座“庆颐堂”

换成阚石新抬后杠的二人抬小轿,一直抵至庆颐堂的台阶下,方才放下。

名叫侯七的黑瘦轿夫,放稳小轿,回身撩起轿帘,伺候少主和客下轿。

和容人在台阶下,就脆声先喊一声:“爹”然后才快步登上庆颐堂的台阶。

让和容愕然一怔的是,出门来迎她的不是她的老爹和珅,而是她的嫡亲二叔和琳。

和琳是和珅的胞弟,比大哥和珅小十岁,深受和珅的喜爱,下人称他为“二爷”

促令和容内心一动的,是这位向来大大咧咧的和二爷,一见和容就嘟哝:“我说容儿,你是咱们和家的金凤凰,又是你爹的主心骨,捧在手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一大早冷不丁地无踪影,要不是阚石新猜出您去上坟,大哥准得吃了我!”

和容根本不听二叔的罗嗦,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和琳。

和琳被自己的侄女看毛了,极不自然地说了一句:“你……你盯着……二叔看什么?”

和容单刀直入:“二叔,我爹在哪里?”

和琳摇头:“大哥至今未回来。”

和容冷哼一声:“我爹骑的是菊花骢,难道比不上侯七的两条腿?”

和琳强词夺理:“反正你爹没回来。”

和容强忍怒气:“二叔你撒谎。”

和琳虚张声势:“二叔会向你撒谎?笑话!二叔我为什么向你撒谎?”

和容不再理和琳,冲着外面喊了一声:“阚石新!”

和琳借机说道:“阚石新可能在院外,你喊他也听不见,二叔替你去叫他。”

说完,转身欲去。

和容不肯放过他,横身拦住二叔和琳:“你老施展的这套小把戏叫‘金蝉脱壳’”

和琳只好站住了。

和容提醒二叔：“二叔别再瞒我了，侄女敢断定，准是河南来人了！”

和琳失口道出：“你……怎么知道？”

和容变提醒为开导：“事情明摆着，河南是去年的重灾区，先旱，后涝，大水退去之后又遭蝗灾，大部份地区颗粒无收，值此春荒青黄不接，朝廷必然放赈，官居河南布政司的王景云，又是走我爹的路子外放的，侄女敢断定，姓王的现在准在刘全的外宅等候召见。”

从二叔和琳的表情上，和容知道自己猜对了，知道老爹又大捞丧天害理的赈灾款。

借机溜出庆颐堂的和琳，顶头撞见为人耿直正派的阚石新，为了不让和容找到阚石新，反倒叫他迅疾赶往外书房，接受主人指示。

阚石新的外号叫“憨实心”为人正派耿直，所以，和琳的话一落音，他就快步来到和珅官邸的外书房。

阚石新比谁都清楚，和珅的这处外书房，实际上就是他私下接见外省官员的黑窝子。

就在阚石新刚刚赶到外书房的门外，两扇黄杨木制成的屋门打开了。

阚石新只觉得面前人影一花、幽香扑鼻，闪出一位身穿黑绸劲装的艳丽少妇。

映入阚石新眼内的艳丽少妇，腰束淡黄系巾，柳腰细得只有一把粗，乌光油亮的满头黑发，松松地扎成一束，纷披在她的双肩后，右鬓插一朵白绒花，黑白分明之下，衬托得她那张蛋形俏脸，柔嫩晶莹，娇艳如玉，身披大红斗篷，下穿黑色小蛮靴，欺到阚石新身前。

阚石新吐出一个“你”字。

叶丽香的气，消了一大半，语气也比刚

才柔和得多：“阚石新，老板让我告诉你……”

阚石新应了声：“我在听”

叶丽香压低声音：“老板叫咱们去接货”

作为内阁中堂和珅的心腹护卫，阚石新自然清楚叶丽香口中的“老板”指的是和珅，至于叶丽香说出“接货”指的是“秘密收取贿赂”

看出阚石新兴趣不大，叶丽香贴到阚石新肩侧附耳说：“告诉你，阚石新，这趟差事特别有油水，别的护卫不说，连老家伙（指胜万银）都没排上号，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可别不知道好歹！”

阚石新开口就顶撞：“我一人吃饱全家都不饿，挣那么多钱干什么？”

气得叶丽香狠狠地拧了他两把，拧得阚石新呲牙咧嘴没吭声，跟没事人一样。

叶丽香拧过之后咬牙说：“怪不得有人喊你‘憨实心’我看你真像不透气，世上从来没有人怕钱咬手，难道说……难道说你不想成家？”

阚石新怕她接着往下说，索性脚下加快些，促使叶丽香想说无法说。

说怪，真怪。叶丽香被人称为“夜里香”其生性风流浪荡，可想而知，可她一门心思痴爱阚石新，阚石新越疏远她，甚至不理睬她，叶丽香越把他看作真正的男子汉和大丈夫。

事实上，阚石新沉稳、耿直、坚毅、酷厉，再加上体魄雄壮，虎势生生，确实是黑、白两道之中极为少见的一条硬汉子。

别看叶丽香刚才噘嘴生气，俏脸寒得能利下两层霜，一旦能和阚石新单独在一起，立马就满脸春风，笑逐颜开了。

二人在去马棚备马时，叶丽香私下告

诉阚石新,这次接的货色(赃物)不一般,而是一颗用一块极为罕见的血玛瑙制成的红珊瑚树,这还不足为奇,奇在红珊瑚上挂有一十八颗比龙眼还大的合浦珍珠,确实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无价宝。

备好马匹,叶丽香才眉开眼笑地告诉阚石新,按照和珅府邸规定,她和阚石新这趟接货的报酬是白银三万两,叶丽香自己一两都不要。

阚石新内心雪亮,知道这是河南布政司王景云向和珅行的贿,由于行贿的宝物太珍贵,王景云不敢随身带,更不敢往京城里带。才要求和珅派遣心腹护卫去接收,地点是京城南郊陶然亭。

类似这种“接收货脏物”的差事,阚石新干的不少,一是和珅相信他,把阚石新看作心腹,诚心想叫阚石新多得赏重。二是阚石新的人缘好,七大杀手群的人物都不和他争。三是阚石新的武功高,谁都愿意和他做搭档。

因此,和珅到底受贿多少,阚石新比谁都清楚,自然成了和珅心腹中的心腹。

让阚石新内心不安的,是胖轿夫朱彪至今没回来,真怕此次“接货”出差错。

叶丽香不这样想,凭她的机警和阚石新的功力,在京城近郊接货,绝对万无一失。

说巧,真巧。

阚石新和叶丽香在和府那座面阔七间的大门外撞上胖轿夫,从朱彪那满面疲倦和张口狂喘上,断定他把慈悲庵附近各处全搜索过。

如此一来,阚石新内心的不安消失了,他告诉胖轿夫和珅不在庆颐堂,然后陪着叶丽香奔向城南。

陶然亭在京城西南隅,辽代原为郊壤,

元代在此修庙,明、清时期改为窑厂。

至于这座陶然亭,是清朝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建筑的,开始叫江亭。

至于改叫“陶然亭”那是悬挂在山门内檐下的金字木匾上的“陶然”二字,字是江藻生前之遗物,取自自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意。

另外有江藻生前所撰写的“陶然吟”石刻就镶嵌在亭的南壁之上。

别的能马虎,就是“接货”的时间,一点都不能马虎,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出事。

因此,二人按时赶到陶然亭附近,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刚想发出接头暗号。

阚石新眼尖,蓦地瞧出,陶然亭的枯树上,倒吊一人,在那里晃悠摆动。

倒吊的人,头下脚上,双手垂落,他之所以晃悠,其动作并非出自此人本能,而是风吹枯枝,树身摇动所造成。

此时天空,阴云密布,本来就行人稀少,现在越发显得空旷幽寂,死气沉沉。

再加上倒吊人的那棵枯树,长得恶形怪状、枝干虬纠盘结,随风摇曳晃动,活生生像似一头张牙舞爪的凶兽,令人胆寒,不敢靠近。

出现这种岔事,叶丽香立马想撤走,却被阚石新把她的手腕抓住了。

叶丽香趁机偎入阚石新的怀抱内,意外看出枯树下面也横着四具尸体。

情况变化至此,叶丽香不敢再说走,赖在阚石新胸前动也不动了。

阚石新悟出大事不妙。

二

玉泉山、在京城西郊,系西山东麓支

脉,洞壑迂回,流泉密布,泉水清澈,晶莹如玉,故称玉泉池,玉泉山也因此而得名。由于水自池底上翻,如沸汤翻滚,所以才有“玉泉垂虹”之美誉,为燕京八景之一。

正因为如此,大清第四代皇帝乾隆,对此大加赞赏,称之为“天下第一泉”

泉水流出山,汇之而成为玉河,乃北京水运和民间用水的泉源之一。

山下有园,名为静园,原系辽代玉泉山行宫和金代芙蓉殿行宫之旧址。

相传金章宗多次在此地避着。

元灭金之后,元世祖呼必烈,在此修建昭仪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

后来,明代英宗皇帝在上述行宫和寺庙基础上,又添建了上下华严寺庙宇。

凡此种种,无一不说明此处的林泉幽深,风景宜人,引人入胜。

特别是秋天来临,黄栌换装,化成“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胜景,其中的“西山晴雪”景点也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

眼下虽然不是秋季,东宫太子颺琰、头戴风帽、身穿箭衣,卷起马蹄袖的右手,提着一根金丝马鞭,快步登上香山寺,还不时回头观望。

紧紧跟随在太子颺琰身后的,是一个彪形大汉,躯体魁梧,肋下佩刀,名叫阿兰何,出身正黄旗,号称满洲第一勇士,职务是东宫太子的侍卫领班。

留守在香山寺外的另一名侍卫,人高马大,浓眉巨目,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的,是这名侍卫两片肉多皮厚的嘴唇内,有两行排列齐整的森森白牙,很容易叫人联想到食肉动物的噬人利齿。

按理说:东宫太子游幸香山寺,不光随身侍卫一大群,九门提督也得赶来护驾。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香山寺内恭迎

太子颺琰的,竟是身穿便服的左都御史。

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左都御史高鸣鹤,科考时高中一甲第一名,殿试时乾隆皇帝御笔钦点为头名状元,五年前出任左都御史,职司监察弹劾满朝文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监察部长)

高御史居官清正、不畏权贵、直言敢谏、不循私情、朝野上下、交口称赞。

总而言之,左都御史高鸣鹤,是一位极为难得的国家栋梁,深得太子颺琰器重。

因此,太子颺琰抢在高鸣鹤向他跪拜之前,伸出双手,然后并肩跨进天王殿。

“士为知己者死”早在高鸣鹤出任左都御史的当天晚上,太子颺琰就微服过府拜访他,亲口谕令高鸣鹤,暗地搜集和珅的贪脏受贿罪证,为扳倒一代巨贪作准备。

说来令人可气,高鸣鹤亲自督促手下的御史们,明查暗访近五年,其间撤换了十几名不称职的办案御史,连高鸣鹤自己都积劳成疾,大病一场,得到的结果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太子颺琰比谁都明白、明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关键是他的父皇乾隆过份宠信和袒护和珅,致令和珅之权,权倾朝野,和珅之富,富可敌国,和珅之贪,路人皆知,但都对他无可如何。

别的不说,单就今天颺琰召见高鸣鹤,召见者又是东宫太子,国之储君,而被召见人是左都御史,国之重臣,为了商讨如何调查搜集和珅之罪证,不光大老远来到香山寺,还得布岗设卡,防止泄露机密,岂不滑稽透顶了。

君臣二人站在四大天王神像前,太子颺琰涩声苦笑:“孤太难为爱卿了!”

高御史神情激愤:“怪臣太无能了!”

侍卫领班阿兰何从殿外进来,欲言又

止,似乎想单独禀报给太子殿下。

高鸣鹤刚想避开。

太子颀琰早双眉怒挑,沉声唱叱:“阿兰何,快向高大人请罪,求他宽恕!”

太子驾前的侍卫领班,职位是武官正三品,本人又是满州第一勇士,仅仅因为不想让高御史参预机密被罚跪,说给谁谁都不相信。

事实是阿兰何果真下跪了,同时说出:“阿兰何请求高大人宽恕”

高鸣鹤真正动容了,躬身扶起阿兰何:“领班何罪之有,折煞下官了!”

太子颀琰再次申斥:“阿兰何,孤要你记牢,东宫所有机密,不准隐瞒高大人:”

阿兰何应了一声:“嗯”

高鸣鹤躬身谢恩。

太子颀琰这才问道:“阿兰何,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要你忙着来禀报。”

阿兰何垂手站立:“太子殿下,夏侯寅刚刚获得密报,和珅一早去了慈悲庵。”

太子颀琰一怔。

高鸣鹤在旁插口:“臣想亲自问问夏侯寅”

太子颀琰冲阿兰何一挥手,示意阿兰何到寺外去传唤正在留守设卡的夏侯寅。

直到阿兰何出了天王殿,太子方才压低声音说:“这夏侯寅是江湖巨盗,横行关外多年,自恃武艺高强,谁的账都不卖,经常干些黑吃黑的勾当,自会激起同行的愤恨,瞅准时机,对夏侯寅群起攻之,决定置之于死地……”

高鸣鹤问:“后来呢?”

太子颀琰笑道:“算他命大,据说是一个姓郑的书生救了他,方才逃到京城。”

高鸣鹤刚想询问姓郑的书生叫什么……

天王殿外早传来:“奴才夏侯寅奉命来到,恭领太子殿下谕令。”

太子颀琰绽唇轻吐:“进来”。

夏侯寅横行关外时,人们呼之为“翼虎”把他比作插上翅膀的猛虎,声威是何等的惊人,如今进宫当了侍卫,看他小心谨慎的样子,简直变成一只病猫了。

高鸣鹤从前没有见过夏侯寅,如今亲眼目睹他躯体高大魁梧,满头乱发披肩,浓眉、环眼、狮口,两排森森白牙,真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太子颀琰口谕:“夏侯寅,见过左都御史高大人,然后回答高大人的问话。”

一番话道出两个高大人,足见太子殿下对高鸣鹤的倚重,夏侯寅单膝跪地:“夏侯寅叩见高大人。”

高鸣鹤伸手虚扶了一下:“夏侯侍卫,和珅去了慈悲庵,你是如何得知的?”

太子颀琰听了插口:“夏侯寅,高大人说的不错,和珅行踪诡密,你是如何得知的?”

夏侯寅站直身子,垂手禀报:“发现和珅行踪的,不是奴才,是奴才的救命恩人郑先生。”

高鸣鹤心中一动:“夏侯侍卫,你的这位救命恩人郑先生,多大年纪?”

夏侯寅答:“三十七八岁。”

左都御史高鸣鹤激动得躯体抖颤,甚至语言上也出现了结巴:“夏侯寅……你……你说的这位……郑先生……是不是……单字……名直?”

夏侯寅连连点头:“小人恩公,就是郑直,人们尊称他为“铁胆书生”

高御史反手抓住翼虎夏侯寅:“快告诉我,夏侯寅,郑直他人在何处?”

夏侯寅连忙说道:“恩公现在华严寺。”

高鸣鹤迫不及待地追问：“郑直所住的华严寺，是上华严，还是下华严？”

夏侯寅这才想起自己忙中有错，连忙说道：“恩公下榻的寺院为下华严。”

问清郑直现在的住处后，高御史像拨开阴云见青天，口中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从没见过左都御史如此失态，太子颺琰凑上前去悄然询问：“大人口中的‘太好了’是指……”

高御史暂不回答太子颺琰的问话，转身吩咐夏侯寅：“夏侯侍卫，告诉你们领班，设岗布卡的侍卫全撤走，然后护送太子殿下到下院。”

所谓“下院”是下华严寺的简称。

夏侯寅走后，左都御史高鸣鹤方才向太子颺琰讲述自己和郑直的一切。

原来高大人和郑直是幼年时的同窗，郑直比左都御史高鸣鹤小三岁。成年后二人又是好朋支，不同的是高鸣鹤科考得意，中秀才，科举人，一帆风顺地考中了三鼎甲的头名状元。

郑直和他不一样，乡试得中秀才后，就不热衷于仕途，加上他爱武如痴，得遇名师，出入江湖，声望日高，三十岁不到，就成了人人钦敬的铁胆书生了。

直到高鸣鹤被提升为左都御史，二人方才失去联系，至今五年左右了。

高御史调查和珅罪证失败后，不是不想寻求老同学的帮助，无可奈何的，是人海茫茫，音信全无，加上郑直决心不娶，更加无处寻找。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愁查不出和珅罪证的太子颺琰，除去喜出望外，更想见见郑直这位传奇人物。

华严寺住持方丈，法号清水，乃京都为数不多的高僧之一，多次被乾隆召见。

如今太子颺琰，在左都御史的陪同下，轻车减从，微服驾临华严寺，慌忙迎了出来。

问明郑直住在西厢房，太子颺琰留下阿兰何和夏侯寅，只带左都御史高鸣鹤，叫住持方丈清水引领，来到郑直所住的西厢房。

古人说：“诗言志”众人刚刚进入跨院月亮门，西厢房就传出来吟咏声：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青色
隔叶黄鹂听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济
两朝开基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沾襟
听得太子颺琰暗暗点头。
听得左都御史热血沸腾。
听得清水方丈默然不语。

太子颺琰亲自拜访算是做对了，否则，孤傲耿直，从不低头拜侯门的铁胆书生，说不定真会从后窗逸走，连好友高鸣鹤都见不着他。

见面胜似闻名，别看铁胆书生郑直、寒酸到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饰物，连他身上穿的一袭青衫，都旧得泛出月白色，行李之中，除去几件换洗的衣衫外，只有几卷古书、一口短剑，真正称得上“书剑飘零一书生”

尽管如此，当年在辽东，翼虎夏侯寅遭受一十三名盗匪围攻，身负重伤，即将倒毙在地的紧要时刻，铁胆书生一句话，就保全了夏侯寅的一条性命，从而说明郑直在黑白天道人心中份量。

大家就座后，头一个开口问话的是高御史：“郑贤弟，说说你如何发现和珅的？”

生性豪放的铁胆书生，长笑一声道：“小弟开始注意的，是侯七和朱彪，凭他们‘黑白双枭’的万儿（名头）竟然屈身充作轿夫。”

高御史笑问：“后来呢？”

郑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小弟随在他们轿后，一直跟到城南慈悲庵。奇怪的是轿内的白衣女娃刚下轿，慈悲庵秃头女尼就来拍马屁。”

清水大师瞪了他一眼：“郑施主，你别指着秃子骂和尚，老衲可没得罪你。”

郑直忙说：“对不起，我从双方交谈中，悟出女娃是和容，决心暗中看下去。”

半天没有说话的太子颀琰接口道：“和容今年十六岁，九岁时被父皇召进宫中去伴读。”

铁胆书生伸直双腿说：“世上常有不平事，鸡窝竟然飞出一只金凤凰，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出‘难得’二字就溜了，在回城的路上撞见和珅领着一群狗腿子。”

清水方丈摇头：“郑施主，你的口气太大，把胜老万也说成了狗腿子。”

“胜老万”指的是巨贪和珅麾下头号杀手，人称“九尾毒蝎”的胜万银。

高御史把感激的眼光投向清水方丈，感谢老方丈替他先作了铺垫。

想不到此举反倒弄巧成拙了，继之而来的是铁胆书生郑直转身面对左都御史高鸣鹤，语转涩苦：“鸣鹤兄，你不像郑直从前的大学长！”

高鸣鹤连忙道歉：“鸣鹤糊涂，鸣鹤向贤弟道歉，请贤弟原谅愚兄一时糊涂吧？”

铁胆书生正色说道：“小弟不再耿耿（应当加上‘于怀’二字）但也只限一次。”

高御史忙说：“不会有下次，贤弟放心”

郑直哈哈大笑：“当然不会有下次。”

清水方丈在旁敲边鼓：“此话怎讲？”

郑直回瞪他一眼，怪他扛太子颀琰的大腿。话却冲着高御史说：“高大人，草民我说不会有下次，是基于大人想知道的草民我全说，大人想派草民干啥我服从，哪里还有下回！”

听了郑直这番话，头一个走近铁胆书生的是太子颀琰，躬身说出：“多谢先生高义！”

高御史前跨两步，双手高拱：“贤弟忠君爱民，天下苍生之幸，令人钦佩！”

郑直指着清水方丈：“老和尚，你也向前走两步，听我这凡夫俗子说两句。”

清水方丈双手乱摇：“老衲跳出三界外，早就不在五行中，和施主没有话说。”

郑直探身抓住清水，将老方丈扯到身前：“老和尚，不能光凭嘴把式，你得陪我下地狱！”

清水方丈一是挣不脱，二是不敢挣，四个人（太子颀琰，左都御史高鸣鹤、铁胆书生郑直、住持方丈清水）越凑越近，郑直的声音越说越低，所有人的脸色越来越沉重。

巧到不能再巧的，是与此同时，在巨贪和珅官邸的外书房，同样有四个人，围在一起，唯一不同的是有一个人坐着，其他三个人全站着，也是越凑越近，也是一个人的语音越说越低，所有人的脸色，同样越来越沉重。

坐着的那人是和珅，其他三人是和府的二当家和琳、女总管叶丽香、和珅的贴身护卫阚石新。语音越说越低的人也是阚石新，他在向和氏兄弟讲述陶然亭接货出事的所有经过。

听说一死就是五个人，和珅的脸色从沉

重转为酷厉，横了自己胞弟一眼道：“老二，你亲自去一趟，叫胜万银和陈茂生速来见我，快！”

女总管叶丽香拦住和琳说了一个“慢”字。

和珅一怔。

叶丽香趁机说道：“属下斗胆拦二爷，是觉得胜、陈二人绝对难胜任！”

和珅的目光停留在叶丽香的如花粉面上：“依你之见，应该派谁去？”

女总管叶丽香先指阚石新，然后回手指了指自己，意思是她和阚石新去最合适。

和珅闭上眼睛：“说说你的理由？”

叶丽香不慌不忙：“第一，论机智十个陈茂生不如我。第二，讲功力胜万银比阚石新高不了多少。最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阚石新刚想反对。

和珅睁开眼睛，一锤定音：“理由充足，分析正确，这叫‘一客不烦二主’下去吧！”

阚石新不好反对，转身先走。叶丽香抿着小嘴偷笑，快步追赶先走的阚石新。

办此等机密的事情不能再骑马，刚出和珅官邸阚石新就发火了：“这种争功、讨好、巴结主子的事情，阚某从来不沾，你死乞白赖地硬扯着我干什么？”

叶丽香紧追两步，和阚石新走成并肩：“我就死乞白赖地扯着你，你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多少人暗中在打我的主意，你知道不知道？”

阚石新回了她一句：“不知道！”

叶丽香气得咬牙：“姓阚的，我看你的确熬实了心，香喷喷的女人硬往你小子怀里钻，你小子不光不领情，反倒一个劲儿地向外推。”

阚石新堵了她一句：“我向外推怎么

啦？”

堵得叶丽香狠狠一跺脚：“姓阚的，你别给脸不要脸，真要惹火了姑奶奶，……”

阚石新正在气头上，不管不顾地又顶了叶丽香一句：“惹火了你又如何？”

叶丽香生性放荡是不假，可说下大天来，表面上她也是没有出过嫁的大姑娘，阚石新一堵，再顶，半点台阶也不留给她，逼得叶丽香玉面喷血，躯体抖颤，气得她随手拔出一尺八寸长的蕉叶剑，先咬牙，后流泪，错齿如磨地吼出一句：“姓阚的，你也不要欺人太甚，大不了一剑捅死你，然后我再抹脖子……”

促令阚石新不得不软下来的是街上行人多，不少人停步不走看他们。

俗话说：“投鼠须忌器”阚石新先把叶丽香的短剑插回鞘，又将叶丽香扯到无人处。

叶丽香盼的就是这，不是她不想撒娇端架子，是有人叫她失去这个好机会。

让她失去这个好机会的是和容，易钗而弁，摇身变为俊美书生的和容。

要说叶丽香有一怕，她最怕的就是眼前这位被和府上下尊为‘少主’的和容。

叶丽香刚想跟和容见礼，就被和容用眼神阻止了，然后示意二人跟自己走。

阚石新心中高兴了，浑身轻松地跟在少主和容的身后，听和容低压声音说：“我刚问过刘全，被吊在枯树上的就是王景云，横尸地面的四具尸体，是河南按察使衙门内的四名捕头！”

炸开当顶，冒出丝丝凉气，叶丽香失声道出：“这……这……这还了得！”

走在前面的和容，停步回头，狠狠瞪了叶丽香一眼：“闭上你的那张嘴！”

叶丽香不敢吭声了。

阚石新同样压低声音道：“少主息怒，叶丽香的意思是‘杀官如造反’更何况吊死的人是一位文官四品的布政使，被杀的四入又是捕头！”

叶丽香做梦也没想到从来不给自己一点好脸色看的阚石新，会在少主和容面前替她辩理，被顶撞的人，又是和珅的掌上明珠、少主和容。

和容的气消了些，语音略为提高：“她说的话不算错，错在她大惊小怪。”

叶丽香忙说：“属下知道错了！”

和容不再责备叶丽香，转身奔向座北朝南，字号名“兴盛”的一家大酒楼。

少主去酒楼，再不肯巴结主子的阚石新，也得加快脚步，抢在前面带路。

京城大酒楼的堂倌（从前叫路堂的，现在称服务员），不光眼睛会说话，眉毛都是真空的，早一眼瞧出他们是一主二仆，知道了财神爷，先是满脸堆上笑容，然后躬身在前引领，将他们三人请到靠东面临窗的桌子边坐下，接着用肩上搭的毛巾，擦拭桌面。

和容示意叶丽香点菜。

受宠若惊的叶丽香，精心挑选了几样菜肴，吩咐堂倌取来一瓶山西杏花村产的竹叶青酒。

堂倌收起擦桌布，转身去取。

随着一阵楼梯响，上来五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年青人。

年青人白中泛黄的一张烧饼脸，瘦骨嶙峋的身架，从楼梯上来就发喘，分明是被酒色掏空的痨病鬼，身上的服饰，倒很华贵。

年青人身后，跟着四个直眉瞪眼，昂首挺胸的壮汉，一个比一个凶横，一个比一个厉害，走路全都横着膀子，像天塌下来都不

怕。

时值吃晚饭的时光，酒楼之上，座无虚席，只有靠近他们三人的一张桌子上，只坐一个五十多岁，瘦弱不堪、衣服特别陈旧的老人。

老人正浅斟低酌，自得其乐。

堂倌为了多卖酒菜，只好走上前来，劝老人把酒菜挪到他们三人的桌子上。

叶丽香刚想发火。

和容用眼神止住。

阚石新不闻不问。

老年人很好说话，自己把一壶酒、荤素两盘菜、两根筷子，一个酒杯挪过来。

一个黑衣壮汉，上前挑了一把椅子稳了稳，然后又用袖子擦了椅子面和靠背。

年青人抬腿坐在椅子上。

另一个壮汉把堂倌叫到跟前：“你可给我听清了，叫灶上快开两桌酒席来。”

堂倌脸上带笑：“五位爷既然是一块儿的，怎么还叫灶上开两桌酒菜？”

黑衣壮汉“呸”的一声，把口中的唾液吐在堂倌的脸上：“你他妈的是瞎子，没看清那是我家大少爷，我们哥儿四个能和他老人家坐在一起吃喝吗？”

堂倌往前、后、左、右看了看，苦涩地一笑：“要分两桌摆，四位的一桌往哪里摆？”

黑衣壮汉用手一指和容和阚石新、叶丽香坐的桌子上：“给我摆在那张桌子上！”

叶丽香心想：“这一下子热闹了！”

三

堂倌连忙陪笑：“客官别说笑话了，那张桌子已经坐四位，怎么能再摆？”

黑衣壮汉，冷冷怪笑：“店小二，老子问